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

王正

戴院長

新生活論證

江蘇省立松江中學曾毅講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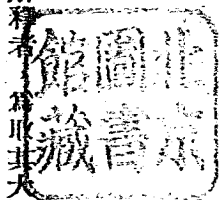
新生活論證

(一) 此篇文言白話，信手寫來，意不在文，取說明為主。

(二) 此篇徵引古書，解釋處頗出己意，不盡古注。其未解釋者，取其大意不必詳也。

(三) 此篇文係證新生活與禮義廉恥一貫。

吾鄉俗諺有云，穿衣吃飯，不犯查考。此語可得兩方面的觀察，一是上不設禁，二是下極自由。意若此爲天賦人權。不比其他行爲，有法律的拘束，不可以任意也。此言雖小。然古今社會之升降，一國民族之文野，均可於此看出。近來蔣先生提倡新生活運動，他在江西演講，認爲吃飯，穿衣，住房子，走路，和其他一切行爲，都關係我們國家建設，民族興亡的大事業。他說『人們的衣食住行，能夠做到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，有秩序，有條理，合乎禮義廉恥的生活，國家和民族，才可以復興。』並制定新生活須知，分規矩清潔兩類，共九十四條。我們這些年來，聽了許多很新奇，很高尙的議論。說得天花亂墜，結果是海市蜃樓，不獨是海市蜃樓，而且是糟糕大進。現在，忽然聽到蔣先生這種平平淡淡的說法，我相信有許多人，中了邪毒，不明事理的。一定瞧不起這是立國做人的根本元素。我還敢大膽



的說。自孔子以後的學者，都是揀長高的，最空的，來講究。沒有人肯低頭。向這種平庸方面，切實理會。所以才釀成那穿衣吃飯不犯查考的話頭。如果老早有人，像孔子說禮的，那末了甯周至，像論語鄉黨篇所記的，那末躬行實踐，來作榜樣。使社會上人，都有一種好觀念，相率奉行，釀成風俗。不必要設立法禁，如有不遵，社會譏笑，家庭督責，那裏會有穿衣吃飯，不犯查考的腐敗放蕩，像今日這種使國家要敗亡的生活出現。蔣先生說：『人們不能從這幾項基本生活做起，不能合乎現代做人的道理，就令學得些物理，化學，英文，算學等知識技能，也沒有用，這幾件，雖是所謂蔬米布帛，家常便飯，很不出奇，我們要挽救國家，復興民族。都在從這裏做起。』我相信這些話，真正不錯。所謂蔬米布帛，家常便飯，就是孔子所謂：『中庸之道』。匹夫匹婦，與知與能。這中庸之道，後來宋儒，懂得一點。他們却說向天理人欲，一扒拉的存心養性，明善復初。摭拾釋家『禪那』的辦法走上玄虛一路。清朝顏習齋，悟到學問，在於躬行實踐。拿孔子的六藝，即禮樂射御書數，來開導學者。然亦不會理會到家常便飯。孔子的教義，固在於六藝。再要言之；固在於禮。然而顏習齋與其弟子所講之禮，等於叔孫通所習之禮，江慎修所纂之禮。戰國荀卿氏知之矣。詘詩書而崇禮。然而荀卿氏，他高語先王的大經大法，鄙筭子夏，而於孔門切近人生，充實社會的禮。却也不會理會。孔子之所謂禮。所謂中庸。所謂學之基礎根本要義，即注重人類之日常生活。

活。一部禮記，除呂氏所傳之月令，漢博士所撰之王制外，無不切於一般民衆之生活。禮運曰：

『夫禮必本本於天，動而之地。列而之事，變而從時，協於分藝。其居人也曰養，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』

則無非事者，無非切於生活實際者。孔子說禮，完全根本於此。孔子治國，亦完全出發於此，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』今之高語新奇，講論主義者，皆與歐美爭高岑樓之類也。孔子的弟子，能夠曉得孔子的精義，所以論語一書，於鄉黨篇，能將孔子的生活，詳細記出。禮記一書，開宗明義就把曲禮列在第一，還能暗合孔子躬行實踐的教義。管仲在春秋時，相齊桓公以霸諸侯，他的書中，存有弟子職一篇，可算也是從根本做起，近來我們中國人，好象要亡國了，出了很多妖怪。像共產黨與共產黨思想接近的人們。極力要打倒禮教。指摘舊社會中，把古人禮教講壞了的一端，就推波助瀾，要將他全體推翻。這種不明因果，不考本末的盲虫，如果佔多數，我們國家民族唯一的途徑，止有滅亡。我現在敢傍着蔣先生的洪福，說這麼一句話，蔣先生的新生活，就是禮。就是與孔子所傳的曲禮，少儀，內則，管子的弟子職等等一樣。孔子時中之聖，他的學說，是主張通變神化，因革損益，並不是要我們食古不化的。上述禮運之語，云『變而從時』即是也。古今事狀不

同，而我們人類，還是和古時人類，同一樣的心思耳目手足。則其所以求福利。求文明的根本原則，斷斷乎沒有不同。此董仲舒所謂『天不變。道亦不變』者也。至於皮面工作。千差萬別，何足為異。我們打通了這個意思，有甚麼不可以說蔣先生的新生活就是禮。就是我們求福利求文明的道路。就是我們人類與禽獸，基本的區別。蔣先生所說的生活：題名曰新。他那對症下藥的反面，就是舊。那末新生活的規條，就是針治舊生活的腐敗現象。舊生活的情形，我們可以不必重述，一望便知了。現在我所要說的，是舊生活以前的古生活。拿來與蔣先生的新生活印證。證明我古時生活，是有意義的。是頗文明的。不是現在那相傳惡化，西人斥我為半開化的腐舊生活。如曰不然，請將經傳中所記的情形，一條條的合證於下。足知蔣先生所言，無不與禮合。今日西人所有的合理生活，無不與我孔子所主張的生活相合。所異者，時代之需要，各有不同耳。而於精義則一也。

我於合證之前，還有幾件事，要預先說明其不同。蔣先生的新生活，是應着現時的要求，為一般普通人說法，為公衆團體說法，我所刺取的古生活，多是教子弟的方法，須知好國民，來源於好子弟。沒有好子弟。決沒有好國民。經傳如禮記管子，是從源頭準備。蔣先生這種運動，是採取捷徑的救濟，具有苦心。這一點是建設上的不同。曲禮內則，兼男女之生活言之。蔣先生取治禮之法，急其所急，但就男子言之，於女子則略。然我國男子，入民

國後，加倍的壞了。而女子則更加甚。第一點，女子的根本要義，就大錯特錯。女子的地位，是靜的，職任是單純的。交際是與男子分工合作的，效能是為國家社會基礎的。然而一般人，替於男女平權之說，變靜為動，變單純為複雜，變分工為獨立，變基礎為棟樑。男子所有的事，一一都要女子參加。而女子本來的職務，男子却不能一點代理。結果女子荒其本業，所欲參加者，絲毫無補。試觀現在的女子，於古所謂女功，還有一二存在否。更進一步言之，現代女子的教育，如果不將他的終局目的，精求規定。簡直是貽害社會。蔣先生沒提及女子生活，也許是留待後圖。這一點是範圍上的不同。曲禮，內則，所言生活上的事情極廣。凡人們的一舉一動，莫不有規律。蓋所謂道德，必寓之於事物之中，才有着落。除開事物來講道德，這是現在人的毛病，已變成了一種騙人的口頭禪。蔣先生為挽救人們的道德，提出那粗淺做人的原則，比於禮記，雖嫌簡略。然而拿事物來扶植人們的道德，與禮記可謂不同而同。禮記所言，完全以家庭為出發點，養成人們的孝敬誠正，以運行於國家天下，禮運一篇之所表著。即是也。王船山先生，釋禮運之義，謂「禮所以運天下而使之各得其宜，而其所自運行者，為二氣五行三才之德所發揮，以見諸事業，故洋溢周流於人情事理之間，而莫不順也」。蔣先生所言，完全着眼於國家故尤丁甯於都市生活，羣衆生活，此自古今異情外延內包，其義一也。此又不同而同也。蔣先生所言，其運動似已風行全國矣。吾之意，則

以爲徒有渾動，不必效也。近年以來，關於種種運動，數見不鮮矣，一時興奮，不旋踵而消。蓋風俗日壞，鋼習已深，偶然打一嗎啡針，終於無效。如何而使之家喻戶曉。如何而使之身體力行。非有根本之辦法，嚴密之監督，不可。此一事也。蔣先生爲一般人樹之風聲，我們在校裏的人，爲欲推廣發明蔣先生的主旨。本在某言某之義，故徵引古人教弟子之法，與蔣先生所言者，爲之分項列舉而明之。其爲古所未備，或古有而今無者，亦刺取而肄業及之。此又一事也。閒話少說。言歸正傳。

(一) 規矩類

1. 衣服要整齊。鈕扣要扣好。帽子要戴正。鞋子要穿好。(原文平列)

今略依其事類而併合論之，下仿此。

右所舉，皆人生極粗淺之事，人們或不注意，卽往往犯之。若衣不帶，冠不正而履不納者。非狂疾之人，必市井之無賴。離騷云。

「何桀紂之披猖兮，夫唯捷徑以竄步」

王逸注，「披猖，衣不帶之貌也，」言桀紂之於人事。無一而能整齊，以至於喪身而亡國。則事雖小，而所關至大也。禮記內則。

「子事父母，雞初鳴。咸盥漱，櫛縱筓，總拂髦，冠綏纓，端鞞紳，搢笏。左右佩用。左佩紛，悅刀

礪小觶金燧。右佩玦捍帶大觶木燧。偃屨著綦。婦事舅姑，如事父母。鷄初鳴。咸盥漱櫛羅笄總衣紳。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。右佩箴管線績施縶裘大觶木燧。衿纓綦屨。」則其盥漱以後，皆整齊衣履之事。並將隨時應用之物，皆帶在身邊。茲略加釋之，櫛梳也。纒以黑緙爲之，用簪髮作髻。笄，簪也，以緙髻者。總亦黑緙所作，用以束髮，故總之義，引伸爲束。拂髦，卽詩所謂「髦彼兩髦」也。然後結冠綏，系玄端，束大帶，插竹笏。左右佩帶。偃飾足脛，或謂之行膝，詩言「邪幅在下」者蓋是也。綦，屨上小帶，著繫之使固也。所佩小觶，以象骨爲之，其形如錐，因古人衣帶皆交固結之，不爲虛紐，以防解散，故莫不佩觶也。觀其衣履裝飾，左右佩用，其精神完結，趨事赴功之情形，可想見矣。荀子以謂「士君子之容，其冠進，其衣逢，其容良。其冠纒，其纓禁緩，其容簡連，是學者之嵬也。第佗其冠，神禳其辭，禹行而舜趨，是子張氏之賤儒也。正其衣冠，齊其顏色，嗛然而終日不言，是子夏氏之賤儒也」。

吾固謂荀子之學，已失孔子說禮之本意，故其言如此也。彼又曰，「彼君子則不然，佚而不惰，勞而不侵，宗原應變，曲得其宜，如是然後聖人也。」衣冠不正，顏色不齊，而漫以宗原應變空洞無實之辭解之。是舍本而齊末也。與鄉黨篇記孔子生活之義，遠矣。從此不修邊幅，妄謂名士者，皆荀氏階之厲矣。

2. 喫飯要規矩。座位要端正。飯屑不亂拋。筯筷要擺好。喝嚼勿

出聲。

喫飯要規矩，這句話，包括許多事情在內。下面所舉四件事，要不過於許多事情中，舉其著要者，以爲例耳。請先以古禮證之。禮運曰，「禮始於飲食」。又曰，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。詩曰，「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」。曲禮記此最詳。其食品陳列之方法，與進食時之儀節，姑不論之。但舉與此項新生活相近者。曰，

毋搏飯。謂以手搏聚之，使易多食也。曰，

毋放飯。謂黏手之餘飯，仍放於本器中，人所穢惡也。一說且食且墜也。曰

毋流歎。謂張口大喫大喝，如水之長流也。曰

毋咤食。謂口咭唇舌作聲也。曰

毋齧骨。謂食殺不手擘，嚙骨有聲也。曰

毋反魚肉。謂所挾之魚肉，勿反之于俎也。曰

毋投與狗骨。謂置骨於座面，勿投與犬，致引犬爭骨也。曰

毋固獲。謂箸所不能得，則置之，無必欲取之也。曰

毋揚飯。謂除去其熱氣，嫌欲疾也。曰

飯黍毋以箸。黍圓滑，用箸則狼戾。曰

毋麤羹。謂食菜羹不以箸，用口吸菜，麤麤然也。曰

毋絮羹。謂以醬醬調之，欲致味也。按今人設饌，必列醬醋，隨客之意而調食之。在古人則以爲忌。故下文曰「客絮羹，主人辭不能享」。享古烹字也。客絮羹，則使主人不安，故以爲禁也。曰

「毋刺齒」。謂攪取肉筋之入齒縫者。今人凡有譙食，無不設牙籤。此與絮羹，皆古今風尚之不同者，今人以尊客。古人以敬主。其用意一也。曰

「毋歎醢」。醢以醢肉，非歎品。歎之則嫌食品淡薄。故其下文曰「客歎醢，主人辭以簞」。謂貧不能備膳也。曰

「濡肉齒決，乾肉不齒決」。言濡肉梗，可用齒嚙斷。乾肉堅，宜以手擘，齒嚙則易失容也。曰

「毋啜炙」。謂大撮之，一舉盡嚼，使餘人嫌厭也，少儀曰。

「燕侍食於君子，則先飯而後已。毋放飯。毋流歎。小飯而頤之數嚙。毋爲口容」。

言燕客侍食，先飯後止，所以勸食也。入食宜少，數數嚙之，以防哽噎，便答問也。曰

容者，聚飯頰間，弄頤而嚼，所常禁也。少儀比曲禮爲略者，非有輕重，爲互見也。古食不以禮，而擎巨觥者，有之矣。春秋時宋子公與子家應君之召而食鼈，子公染指而嘗，遂與弑君之禍，此以言其大也。若其細者，一人失禮，滿座不歡。嘗見西人食時，所用刀叉，未嘗觸盤作響。於湯飲，絕不聞有聲。或言某西人赴中國議會，彼于青豆泥一品，不知其熱氣內蘊，撮而食之，熱甚難禁，不欲反吐，隨即嚙下，竟以胃潰致命。若在吾國人，則全不以爲忌，斯則禮之失也。

3. 房屋要整理。牆壁勿塗污。家具要簡潔。居家要清靜。

右項非子弟之所行。故禮記中少有及之、而他經傳亦不多見。惟易家人，可略得一端，後世詳於此者，則朱柏盧治家格言耳。今請勿論。但誦陶淵明詩以表其概。詩云。

「開荒南野際。守拙歸園因。方宅十餘畝。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簷。桃李羅堂前。瞬息遠人村。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。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。虛室有餘閒。」

居家之靜者，視此矣。至婦姑勃諍，門多雜賓，其不清靜，顯而易見、無待言也。尤宜注意者，所謂家具要簡潔除通常解釋外，吾以爲尚有第二義。簡潔二字，自是指一室之內，凡非應用或不適用之物，勿令充斥。既難打掃揩抹，又累遼亮開爽。然物之位置陳設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。則亦非簡潔之道。此種細事，足以表見其人區處之才。嘗見有室宇頗寬，而

家具并不甚夥。因位置陳設之不良，使人心生嫌厭。是亦爲新生活者，所不可不知也。

4. 行坐要正直。眼要向前正視。

右二項所關甚巨，德育體育，皆於此乎寓之。正謂不傾斜。直謂不屈曲。國人多有駝背，多有肺疾，多精神萎靡。大抵由行坐不正直之養成。人能豎起脊梁，則肺都開張，呼吸調暢。自無駝背與肺疾之患。行時亦不致如風擺柳，呈一種妖冶輕薄之態。坐時亦不致如奄奄若病，有近死之形。眼不邪睨，則能注意當前之事，無有疏失。此二語，簡言之，則全爲體操時，立正向前看之口號。西人自幼出身學校，練習兵操，故行坐不失其態。吾猶記「笑譚」，吾鄉老儒，於初開學校時，演說洋務。則謂西人腿直無膝，卽以其行路挺直證說之。「當時一般人亦有此說。」謂與接戰時，但用絆足之物，彼自踏矣。卽此，足證以前人們，全不了解行坐之法。以故上了幾分年紀的人，無不駝背有而肺疾。然而證以禮記，吾國古時人，初不如是也。玉藻云。

「足容重。手容恭。目容端。口容止。聲容靜。頭容直。氣容肅。立容德。色容莊。坐如尸。」。

此以言其大凡也。曲禮云。

「坐如尸，立如齊，」又曰。

「立必正方，不傾聽。」又曰

「室中不翔，並坐不橫肱。爲皆嫌迫人也。」又曰，

「衣毋擗。足毋蹶。」

言坐時振身斂衣，令行時勿匆遽也。又曰

「虛坐盡後，食坐盡前。」

盡後，謙也。盡前，恐汚席也。又曰。

「坐必安。執爾韻。」

執，守也，以心神存守其韻。而後爾從心以正也。又曰。

「遊毋倨。立毋跛。坐毋箕。寢毋伏。」

舉趾高。跛，斜倚一足。箕，伸足如箕舌。伏，覆也。言遊玩宜安詳。坐立宜端正。寢息倨

宣側臥。此以詳細行也，古人重武。武事莫如射御。「射者內志正外體直，然後持弓矢審固

」。〔禮記射義〕御者「正立執綏，車中不內顧。」〔論語鄉黨〕則其一切所養，莫非以正

直爲尙矣。新生活，斤斤於此，所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望之儼然，斯不亦近乎。吾

於教學，必規其直體無傾側，竊同此義。

5. 約會要守時刻。

此事完全在一信字。吾先賢以信爲五常之一，經傳之言信，多不可枚舉，其要莫外於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之言也。古之守信者，無若尾生。尾生與女子期梁下。女子不來，水漲不去。抱梁柱而死。故昔之言信者，必首尾生。今人於信，蔑視甚矣。期會守時刻，事之至易者也。而猶不能如約。且大多數不能如約。恬然不以爲怪。風俗之壞，尙忍言哉。新生活斤斤於此，蓋以是爲養信之初基也。

6. 等人家說完了再說。

嘗見有說話未完，忽有人從中沖斷，關其口而奪其辭，此最爲無禮。不獨起談者之憤心。亦足惹聽者之嫌厭。曲禮教子弟，所謂

「毋勦說，毋雷同、」

者是也。勦，奪也。人方言而中奪之以仲己說也。雷同。鎬然響應，無所分別，相競複說，了無發明也。古人關於此事，莫不有則。如云

「從於先生，不越路而與人言，遭先生於道，趨而進，正立拱手，先生與之言，則對，不與之言，則趨而退。」

「侍生於先生，先生問焉，終則對。」

「長者不及毋僂言。」僂猶躬也。孟子曰，「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躬之也。可以言而

不言，是以不言飾之也。是皆穿鑿之類也。」飾，採取之也。人以舌取物曰飾。舊注優暫貌，謂忽然而言及之。嫌於造次，亦不敬也。如此養之有素，故動容周旋中禮，自能遠於鄙倍矣。

7. 鄰人失火要去幫救。人有喪事勿嬉笑。別人打架要勸解。見人跌倒要扶救。

凡此，皆人們急難心之表現。孟子所謂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人而無此，則陳人矣，土偶矣，源血動物矣。人之所以立於社會國家，與社會國家之所以維繫，全在此同情互助之共同生活。仁愛俠義忠勇諄美德，要皆由此養成。現在的人，但顧自己，以爲與己無干，管他則甚。此等國民，既不愛類，遑言愛國。以古事徵之。經傳於救火，少有及者。至關於喪事，則不可縷指矣。姑記曲禮一二。曰。

「適墓不登釐。助葬必執紼。臨喪不笑。望柩不歌。入臨不翔。鄰有喪，舂不相。里有殯，不舂歌。適墓不歌，哭日不歌。」釐，冢也。不登，嫌於踐踏死者。紼，引柩索。必執之者，示有事也，望柩，道有行柩而望見之。雖當歌必輟。入臨之臨，去聲。弔唁之，不當有舒適之容也。相，助舂之謳吟聲。不相之歌，皆以示同戚也。詩云，「凡民有喪，匍匐

救之」。愛類如此，他可知矣，惟孟子言「同室鬪者，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鄉鄰有鬪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則惑也，雖閉戶可也。鄉鄰之鬪，救之易涉黨嫌。言不必匆遽從事，其或未便，雖暫閉戶，不與聞，亦可也。與此項所言，其義一也。」

8. 不要開口罵人。動手打人。凡事要講道理。不要吵鬧。

開口罵人。動手打人。不講理而滋鬧。此野蠻粗鄙市井無賴之行爲。稍受教育者，所不應有也。此事於古書不詳。惟漢劉邦以少亡賴，而喜謾罵，且溺人之冠。其一般武臣，則有拔劍擊柱，攘臂譁呼者。此則古人教養之意淺衰矣。曲禮云。

「禮不妄說人，不辭費，不踰節，不侵侮，不好狎」。

守此原則，一切狂妄，自不犯矣。

9. 開會看戲要靜肅。坐車坐船。不要高聲談笑。飯館菜店。不可大聲喊叫。

右項皆關於公共場所必守之要件。吾於此等場所，希見有能合式者。足知國人一般程度之淺也。凡人罵人，必斥曰未受父母之教。果未嘗受教者，可無論矣。然而有入過學校，且與於斯文者。則妄謂爲自由。但顧自由，而防害他人之自由。是謂野蠻自由，吾人於此，皆

當注意，不可惹人干涉，以自取辱也。

10 說話態度和氣。

這句話，不是說對於常常密接的親戚朋友，不會和氣。是說對一般普通的人們，須保持那和氣的態度。語言容易傷人。中國的人們，平常既沒有涵養。或是自己有所恃，因此說話莽撞。三言兩語，動輒生色。以至於毆打者，有之矣。此關於言語方面應注意者。吾又嘗怪中國人的臉色，大半像吞頭。（吾鄉俗稱道旁的泰山石敢當者）容易現出猙獰的狀態。嘗見有語言雖好，而氣象難堪，以致誤會，動武，此關於態度方面，又宜注意者。論語曰，

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，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。正顏色，斯近信矣。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

說話態度和氣一語，可包而有也。人能留意於辭與色二者，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」吾以為不獨對普通人宜如是也。即對自己素所嫌忌，或仇怨者。亦不妨以此施之。能以涵養，可無暴戾矣。

11 走路要靠左邊。走路不要爭先。走路不要吸煙。走路不吃東西。

• 走路不要大喊，走路時誤碰他人，說聲對不起。

右舉各項。似屬細故。然人們最易犯之。吸烟吃食物，行爲不雅。然此尙僅關於一己。若爭先誤碰。大喊大叫，因以招惹是非，滋生口角者。則往往而見也。古人於此叮囑頗詳。曲禮云。

「道路，男子由右。婦人由左。登高不指。城上不呼。離坐離立，毋往參焉。離立者不出中間。堂上接武。堂下接武」。

離，麗通。謂兩人並也。毋往參者，恐有謀議，引嫌恨也。不出中間者，繞其旁而行也。武，足跡也。堂上地狹，恐與人抵摩，故接武。堂下則步可寬布。若行路靠左，則現代之通制耳。古今用意不同，而其爲規矩，則一也。但因急要，或不免有爭先及不注意之處以致誤碰，說聲對不起，表示歉意，可免許多波折。然此輕輕的一句話，或有人不甘說出。或所碰之人，對於此一句話猶不爲滿，而必回復一言以斥之。是亦恆有之事，再說一聲，無不了矣。新生活規此一語，爲欲免除其葛藤也。

12 車站買票要一個一個順着走。上下碼頭上下車船一個一個要順着走。公共場所出出進進一個一個順着走。

一個一個順着，此卽古人所謂魚貫也。亦卽所謂「不陵節而施之謂孫」也。孫古遜字。

今人之不能魚貫而行者。是不有遜順之德也。其原因，固由行者不守秩序。而不守秩序之動憲，多由於先搶位置。吾嘗見舟車中，往往有一人強占二三人之地位，或以行李堆置，或張拱橫斜的坐着，且或橫身長睡。黠者呼舟車管理之人，可得排一坐次。弱懦無能者，竟立於其旁而呆望。倘或與言，甚至招辱。同一出錢買票，而乃舒服便利者若彼。窘側苦悶者若此。中國人若是之無公德。要使人不爭，則非於此項惡習嚴禁之不可。

13 早晨相見要說你早。相別之時要說再見。

此通常寒暄語，歐美和日本人皆如是。中國人對於親友相別時，各視其當時之事狀，而有不同。至一早相見，則乏常語。今以此行之於尋常交際。既不寂寞。且可於無形中增許多好感。

14 不要去嫖賭，不吃鴉片烟。

現在國人對於賭和鴉片烟。可算得教育普及。賭之中，以雀牌一項尤甚。差不多有許多人都像從科童出身。並且將這種風氣，傳播到美國日本。髒髒要毀壞他的文明。至於鴉片，別人把他做藥。而國人多數，當作飯吃。若說是嫖者，賭者，吃鴉片者，不曉得這種事情的利害也罷。然他們却明知故犯，簡直可說是一種奴隸根性不長進的人。此種事狀，舌人完

全沒有。他們的玩藝。只有對弈。投壘，六博，五塞之類。如今西人賽球擊彈，並不以金注賭也。其後變爲樗蒲，如劉裕之一擲百萬。此製日變，而所謂葉子戲者，亦日巧矣。新生活於此三項設戒，尤爲根本所在。欲求爲新國民者，不可不首先剷除淨盡也。

15 拾到東西，交還原人。愛惜公物，廢物利用。

史稱孔子爲魯司寇三月，德化流布；道不拾遺。後漢王烈居鄉，感化一盜牛者，後拾白布一匹，坐守路旁，交還原人。其他筆記小說，關於此項記載，往往有之。近來報紙。亦屢載有拾金不昧之人。可見此種廉恥之心，吾人具有。然而每有隱沒，且認以爲正當。則不得不謂爲民德之壞也。以故凡係公物，不加愛惜。或過量使用。或任意糟塌。皆爲小人之尤者。須知一物之成，費若干之力，又耗多少之財。公家之財，來之於民。惜公家之物，卽惜公家之財。惜公家之財，卽無異愛吾同類之民。故一物就廢，爲思及物力之艱難，而思有以利用之。或使之多經過一用途。或取其原料而變爲新物。不妄棄擲。亦卽老輩所謂惜福也。英人電車；有但有司機一人，開停車輛，而無賣票員。乘車者，按照定價納錢於櫃內。然無有一人肯苟且者。此其廉恥之心，爲何如哉。還拾物，愛公物，直不成問題矣。

16 升降國旗要敬禮。唱黨國歌要起立。

古以君爲尊。今以國爲重。時勢異尚。而其爲敬一也。君自然人，有形體。國無形體，而以國旗代表之。古人於君，敬禮自不待說。卽關連於君所在之虛器，亦必以敬。孔子入公門，鞠躬如也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躍如也。國旗與黨國歌亦虛器。推古人敬君之意，以致愛敬。宜凡爲國民者所遵行。西人重視國旗，有侵其國旗者，視同辱國。日本人效之，今已遍諭。吾國人於此觀念，則殊爲薄弱也。

17 見了長輩要敬禮。對於婦孺要禮讓。上下車船要幫助婦孺老弱。
。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姊妹

老老幼幼親親長長，此吾古先哲恪守之教義。五經四書，多至不可勝記。近人則倒行逆施，殊堪痛哭矣。墮人道於禽獸，誰爲爲之而至此哉。西人對於婦女，特加禮讓。日本化之。吾國人亦多效之。此爲古人所未及。然右項之所規定，雖採自西俗。然精神則取融先哲仁厚之誼。與西人意趣不同。此又不可不辨也。

81 集合場所要脫帽。進了房屋不戴帽。

古人除私居或有罪外不免冠。故曲禮云。

「冠毋免」蓋古人蓄髮不剪，束於頂而作髻，以簪綰之，而覆冠於其上。不冠則爲不

敬。漢武帝不冠不見衛青。汲黯入奏事，不冠，因避入帷中。故凡屬科頭，皆爲簡慢。越人鬻髮，不用章甫。今人以脫帽爲禮，亦以斷髮故也。此乃古今之異尚。記曰：「禮從宜。使從俗」。適應當代之生活。乃吾人類所宜然，禮因物異施。今之冠，不同於古。卽今之禮，各有其宜。介胄不拜，禮也，此因介胄而生也。着中折帽者，入室必脫。今之禮也。此亦因中折帽而生也。服其物，不從其禮。必有匿笑於其旁者矣。

19 對朋友要講義氣。

吾先哲立教，最重五倫。朋友爲五倫之一，故關於此之嘉言懿行，載見經史者，難更僕數。蓋社會事狀，其關連於朋友者甚衆。比之家庭尤要。故詩曰：「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」朋友不講義氣，其於社會活動，必見停滯。故新生活以是爲戒。

20 做買賣必須公平。

公平之要在於信。信本於誠。不誠未有能信，未有能公平者。此種德目，一切事項，均須守之。而以論國人之於商業，尤形缺乏。試命駕而遊五都之市。除少數正當營業者外，蓋無不極盡欺騙詐僞之能事。近年來對外出口貿易，日以降落。雖原因不一。而不講信義，亦重要之一端。

12 無理應酬要減少。

人世進化，則交接日繁。事類日多。泛應廣涉，勢所不能。無論有害於其正常之職務。卽其人之精力，亦所不堪。故關於酬酢之事，不能不力加節制。省一分煩擾，卽增一分心力。凡人頭腦昏濁，必不能善其所爲。而頭腦昏濁，有生於其才，有撓於其事。生於其才，難可改也。撓於其事，則自當視其無謂者而免去之。庶幾思慮不致紛鶩。事務得以遂行。然天下事有明知其爲無謂之應酬，而不可少者，則在視其事之當否，而與爲消息之也。

22 婚喪喜慶要節儉。

時人有言曰。『父母身上好安錢。兒女身上好安錢。』以此遂於婚喪喜慶，相競以汰侈。不惜與債以從之，以致生計爲之耗敗。則末俗相傳之失也。古人於喪事，稱家之有無。其一切用具儀式，皆有規定，不得僭用。故無過分之弊。今階級不存，一切平等。祇要有錢，卽地痞流氓，可與達官顯宦爭靡。充人類虛榮心之所使，以故滔滔皆是。欲救此弊，宜自上始。

(二) 清潔類

1. 早起早睡。

人於睡眠，不可虧短，早起早睡，相互爲用。如此習有常度，則精神飽滿，能任勞作亦多。古人於此，至爲講究。禮記文王世子云。

「文王爲世子。朝於王季，雞初鳴而衣服，至於寢門外。」內則云。

「凡內外雞初鳴，咸盥漱衣服，斂枕簟，灑掃室堂及庭，布席，各從其事。孺子蚤寢晏起，唯所欲，食無時。」

言凡者，自非小孩皆然也。詩曰：「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」古人夙興，大抵以雞初鳴時爲準。後人偷惰，此習漸衰。周宣王晏起，姜后待罪。齊哀公甘夢，詩歌雞鳴。「女曰雞鳴，士曰昧旦，」詩人所以陳古刺今也。晉劉琨聞雞起舞，當時以爲愛國之士。則一般人，率皆晏起，卽此可推知矣。其僅存遺意者，惟君主早朝，人臣辨色而作，則歷代不衰，蘇子瞻詩，所謂「五更待漏鞞滿霜，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，是也。今入民國，無所謂朝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者，農家之風未變耳。其他則多睡至日高三尺。或乃俾晝作夜矣。夫「俾晝作夜，」蕩詩以譏商紂亡國之行也。而今之人恬不以爲怪，且喜俾夜作晝以行之，幾何而不昏惰頹喪也耶。

2. 手臉要洗乾淨。要漱口。要洗頭。要吸新鮮空氣。頭髮要梳理。

· 指甲要常剪 · 常常要洗澡

以上關於身體清潔之事。徵之古人最爲整飭。內則所言，已見之於規矩類第一項，及本類前項所引。古人晏客，「凡洗必盥。」（少儀）其於祀事，「水曰清滌。」（曲禮）主於潔也。洗頭洗澡，昔所謂沐浴也。古人凡有重要之事，例須沐浴，以表誠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孟子云「齋戒沐浴。」「大夫士接子，皆漱澣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。」（內則）至其平時，亦莫不勤。內則云。

「凡子事父母，五日則灑湯請浴。三日具沐。其間面垢請澣，足垢請洗。」
數數不厭。以此推之，其於本身，必不疎矣。

「新沐者必彈冠。新浴者必振衣。」此當時人之恆言，（荀子楚辭均引之。故知爲時人成語。）其於修潔，又可想矣。然如嵇康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痒，不沐。杜子美之一月不梳頭者，實希見之。降及後世，禮法蕩廢。此類疏狂之文人，自謂曠達。社會慕之，浸以成俗。於是而囚首喪面之徒，自以爲高，此則世風之日下也。至吸新鮮空氣以爲養，古人似未及此。然昔時戶口稀少，起時既早，並不切要，非若今之市鎮也。若在郊野，更無此慮。此乃古今情事各殊。指甲剪除，經傳不詳。以古人勤勤揣之。指甲最礙勞作，其於剪除，自屬當然之事。蓄以爲飾，蓋亦起於後世也。

3. 衣服要乾淨。衣服破綻要補好。被褥要常洗常晒。小孩要乾淨

此關衣物整潔，兼及於女功之事。「故衣誰當補，新衣誰當綻，賴得賢主人，攬取爲吾組。」（古詩豔歌行）則不能不有賴於婦也，明矣。男子衣物之不整潔，固男子之不自點檢。卽其婦人之疲玩，亦可自男子身上覘之。內則云。

「冠帶垢，和灰請漱。衣裳垢，和灰請澣。衣裳綻裂，紉箴請補綴。」

古無如今之肥皂，灰有鹼性，故用之。葛覃之詩曰，薄汚我私，薄澣我衣。柏舟詩亦曰。心之憂矣，如匪澣衣。素心嫌之。故引以爲喻。由此可知古人之勤勤於此也。儒行澡身浴德，矧在此服物之末耶。古以好潔名者，莫屈原若。潔其身，並潔其心。不獨飲露餐英，衣荷裳芰已也。人能愛潔。久之而習與性成。卽凡人間齷齪污穢之行，亦自遠矣。此項衣服要乾淨，含有二義。（一）凡不能澣濯者，常須謹慎，不令油污泥漬。有則隨刷盡淨。（二）可用澣濯者，則以時漿洗。以是自養，不患不潔矣。

4. 不要吃零食，物不潔不食，水不沸不喝。

凡食進，則費胃力。使胃之消化有節，卽食物之進，宜有時，故零食在所屏絕。古人一日三餐。內則云，「饋餼酒醴，藜藿麥蕡，稻黍梁秫。」

王船山注云，饋餽五者，晨小食也。菽麥以下，朝夕食也。文王爲世子，朝於王季日三，古人間寢視膳，盡以是爲節。淮南子天文訓，記一日之時，以食爲名者，曰。至於曾泉，是謂蚤食。至於悲泉，是謂備時。足知古人食有定時也，至於食物之設禁尤備。內則云，

『不食雞髓，狼去腸，狗去腎，狸去正脊，兔去尻，狐去首，豚去腦，魚去乙，鼈去醜。』言其有害，當除去之也。又云。

『肉曰脫之，魚曰作之，棗曰新之，栗曰撰之，桃曰膽之，梨曰攢之。』言皆滌治之使淨也。又云。

『牛夜鳴則禱，羊冷毛而禱，狗赤股而躁，臊，鳥嚙色而沙鳴，鬱。豕望視而交睫。脰。馬黑瘡而般臂，漏。雉尾不盈握，弗食，舒雁翠，鵠鷄胖，舒鳧翠，雞肝，雁腎，鵝與鹿胃。』

言有以上形狀之禽獸，其肉皆不可食。舒雁翠以下，則言食時當去之也。論語鄉黨記孔子之生活，則云。

『食饒而餽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，色惡，不食，臭惡，不食，失饪，不食，不時不食，割不正，不食，不得其醬，不食，沽酒市脯，不食。不撤蕞食，不多食。』

古人於飲食，蓋至審矣。古無茗而飲水漿。孟子云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。又云，

簞食壺漿。漿蓋若今俗糝少許鹽豆或薑，呼爲薑鹽茶之類。或謂以泔爲之。釀令酸，而澄以爲飲者。水則所謂玄酒也。無論雜鹽豆或以泔，其與冬日所飲之湯，均爲沸水，明矣。惟夏日取涼，則未敢定也。

5. 不酗酒·不吸烟。

禹惡旨酒。佛家以酒爲遮戒。商紂以酒亡國。尚書酒誥，小雅賓筵，大雅抑篇，垂訓詳矣。酒爲偷好聯歡之用，亦爲叢致敗德之媒。「人之齊聖，飲酒溫克。」古人樂飲，不過三爵，雖「獻酬交錯，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，」「不爲酒困」也。烟，古人無之。此物自明中世，始由南洋傳入，名淡巴菰。全係海通之賜。今不惟淡巴菰，而阿片，而海羅茵，爲害社會，極矣。敗種滅性，莫此爲最。至於吸烟，更成通習。上自搢紳，下及苦力，燕遊酬酢，靡所不吸。每年所耗金錢，不可紀極。自非死力排拒，其能有蕩滌之一日耶。

6. 房屋要常常打掃·溝渠要常常疏通·窗戶要多開·桌椅要乾淨·碗筷要乾淨·廚房要乾淨·廁所要乾淨。

古於清潔，其對家庭各處情形，雖不可詳。但觀其於灑掃，列以爲教子弟之正課。可知其甚認真矣。論語，「子夏之門人，小子當灑掃。」曲禮云。

「凡爲長者羹之禮，必加帚於箕上，以袂拘而退，其塵不及長者，以箕自鄉而扱之。」少儀云，「汜掃曰掃，掃席前曰拊，拊席不以鬣，執箕膺櫛。」內則云：

「雞初鳴卽起，洒掃室堂。」管子弟子職云、

「凡拊之道，實水於盤，攘臂袂及肘。堂上則播灑，室中握手。執箕膺櫛，厥中有帚。入戶而立，其讖不忒。執帚下箕，倚於戶側。凡拊之紀，必由奧始。俯仰磬折，拊毋有微。拊前而退，聚於戶內。坐板排之，以葉適己。實帚於箕。……既拊反立，是協是稽。暮食復禮。」

則於打掃之方法層序，皆有規定。合內則弟子職觀之，一日打掃，蓋三次矣。莊子云，「瞻彼閔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」吾嘗觀於鄉里。其家之鼎盛者，望其人，則衣履整潔。入其室，則地絕纖塵。器物明淨，位置得所，早暮輿息，靡不有常。不待問而知爲方輿之象也。望其人則臙黠。入其室則瀟灑。畜糞蹄迹，狼藉滿堂。溺片脚布，拖搭於戶。不待問而決爲方敗之家也。故土闢田治，明主則有慶。道蕪不可行，知陳之必亡。詩言「夙興夜寐。灑掃庭內，維民之章。」古人以爲集止吉祥，蓋莫要於是矣。漢陳蕃屋室蕪穢，人或譏之。曰，大丈夫當掃除天下，安事一室。後之讀史者，壯其濟世之志，相習而舍小言大，而弟子之職遂荒矣。至屋宇多開窗戶，以納光通氣。此近代建築上之進步，或非古人所及也。

7. 蒼蠅要撲滅。蚊子要撲滅。老鼠要捕殺。

此亦近代之發見。蒼蠅蚊蚋老鼠，最易傳染病菌。國人於此，鮮有注意。蓋於古無徵，故相習不察。其或羣居萃處之稠密，古不如今。而後人於醫學，墨守古遺。故咸視蠅蚋，爲無足輕重。今吾人既了知其爲害甚大，自宜以全力撲滅之，並宜切實宣傳之。

8. 不要到處吐痰。不要隨地小便。垃圾倒在垃圾桶。

便溺穢惡，人所嫌厭。垃圾萃許多不潔之物，尤易發酵。是二事者，爲公衆場所之所最忌。若在鄉野，皆爲肥料，不足患也。爲防此患，故今之繁盛市鎮，或公共往來之地。皆設有小便所，垃圾桶，然一般人們，不避觀瞻，不顧臭惡，不計妨害，隨處便溺，任意傾倒，其可痛恨，宜何如矣，尤討厭者。痰涎爲病菌滋生之物。人有宿疾，或失健康，則生痰涎。而一般人每不顧而唾，或柱，或壁，或席，或几，或淨地，或當路，毫不留意，此則公所私家，鄉間都市，在所必戒，古有唾壺，今日痰盂，初無有異也，內則，稱

「子婦任父母舅姑之所，不敢唾涕。又云。

「父母唾涕不見」唾涕至於不敢，可謂敬慎之至矣，不見，謂拭除之也，充其敬慎之心好潔之習。卽其平日之不亂吐，可推而知矣。人於平時能習於不吐，卽痰涎亦且滅除。若

（甲）其在家庭。　（一）曲禮云，『爲人子者，父母存，冠衣不純素，孤子當室，冠衣不純采。幼子常視勿誑。童子不衣裘裳。』

古人以素服爲凶服，父母在不純素，爲其有喪象也。當室，謂執家政，本可衣采。若爲未及壯有室之孤子，不緣采，以示不忘哀也。視示古通，謂不以戲語誑說習之。裘太溫，足以弱體質。裳累贅，不能便身裁。於童子爲不宜也。其用意，今亦有可採者。（二）曲禮又云。

『斂髮毋髻，冠毋免，勞毋袒，暑毋褻裳。』

在室不去冠，前於第一類第十八項，已說明之。茲不贅。髻，髮也。詩言『被之僮僮』，『髻髮如雲，不屑髻也』，是也。髻以假髮爲之，婦人所用。言男子梳飾，不得如婦人也。今市井中輕薄子弟，往往作婦人髻，此古人所戒也。袒，偏露其楊衣也。古人非喪與割牲，則不袒。故內則亦云『不敢袒楊』。今人不但不忘袒。且裸裎於廣坐矣。試觀暑月，無不赤膊橫陳。騷臭汗腥，遠近播越。且以其淋漓之汗，摩垢於人。無怪西人之唾罵也。褻，祛也。去裳而露其袴也。古者上衣下裳，非涉水不去。今人雖無此制，然暑月男子，多着犢鼻褌，露其膊而外不覆。女子則僅着一衫，竟裸其肉體，可謂今昔之大不同矣。（三）又云。

『男女不雜坐。不同梳櫛。不同巾櫛。不親授。嫂叔不通問。諸母不漱裳。外言不入於

櫛。內言不出於栴。女子許嫁，纓，非有大故，不入其門。姑姊妹女子子，已嫁而反，兄弟弗與其席而坐。弗與同器而食。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，非受幣，不交不親。」內則云，「男不言內。女不言外。非祭非喪，不相授器。其相授，則女受以篚。其無篚，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。外內不共井。不共瀉浴。不通寢席。男女不通衣裳。內言不出。外言不入。男女不同櫛栴。不敢縣於夫之揮櫛。不敢藏於夫之篋笥。不敢共瀉浴。夫不在，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。」其嚴男女之別如此。今已多不適用，略記于此，以見古今之異俗。然吾湘俗，男女衣服不雜滌，不雜篋笥。不同浴器。避穢襲也。其他區別，今多弛矣。（女子尚有製食品之事不錄。）

（乙）其於社會。（一）「將上堂，聲必揚。戶外有二屨，言聞則入，言不聞則不入。將入戶，視必下。入戶奉扃，視瞻毋回。戶闔亦開，戶闔亦闔。有後入者，闔而勿遂。毋踐屨。毋踏席。樞衣趨隅，必慎唯諾。」

上堂揚聲，所以警動堂內之人也。古者席地而坐，脫屣始入戶。今日本人猶然。戶外有屨，知有人也。言不聞不入，恐有私秘，不可干也。視必下者，示不窺探也。扃，門扇上鑲鈕。奉謂開不令驟，免驚觸也。闔，邪也。視瞻毋回，即前所云眼要向前正視也。戶開戶闔，仍其原狀，不變主人之意也。闔而勿遂者，知有接踵而來，而又非同伴。則戶闔者亦闔之

，以告來者當如此。勿遂，言不盡闔，嫌於拒之也。踐屨，踏席，謂先已有客，入戶時，毋踐踏。入戶後，毋躡過之也。攝，提也。提衣，防失慎也。趨隅，不直衝也。慎唯諾者，毋慢然應對也。」（二）曲禮云，

「貧者不以貨財爲禮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。」言財與力不足，則不爲也。例如西俗讓女子坐，而已立，如爲老者，可不必讓也。又云，

「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交也。」言施我已至，我應諒之。而猶責望不已，在人既難乎爲繼，在我報之，則亦應相當。兩俱不給，而交必敗矣。又云，

「弔喪弗能賻，不問其所費。問疾弗能造，不問其所欲，見人弗能館，不問其所舍。」此皆就貧乏者立言，知已力不能，則不必問。問之，反難以爲情也，記中如上所述之類尚多。不具舉，聊以見一斑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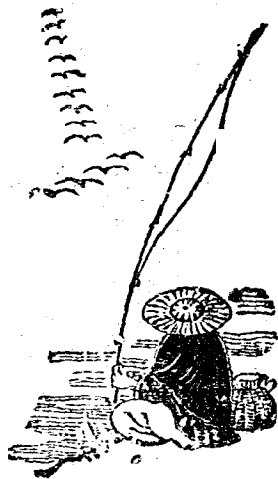
（丙）其在學校。管子弟子職云

「少者之事，夜寐早作。既拚盥漱。執事有恪，攝衣共盥，先生乃作，沃盥徹盥，汎拚正席，先生乃坐。出入恭敬，如見賓客。危坐鄉師，顏色毋忤（按此卽新生活坐要正直眼向前看）。受業之紀必由長始。一周則然，其餘則否。始誦必作，其次則已。」

此略舉其一端也。予爲弟子時對先生，尙略有此遺意。今則無論矣。此亦世風之丕變也。

吾述古與今之生活，其不同者如彼。然則古之人，事事皆良於今耶，吾考於其故，而知吾輩學者之責任重矣。古之人，以家推之於國與天下。而又實以士之一級推之於上與下。士介於上與下之間。爲良士，則上之可爲賢公卿。而下亦可以型於羣衆。故先哲立教，最重士。所謂士脩之於身，而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。不必其人皆有政權，而後有此效也。曲禮。少儀，內則，弟子職之所施，皆主于士夫者，而非以普及民衆。然民衆切近於士。謂士之所爲，卽民衆之所當爲，固無不可也。先王以是爲本，養民之望，樹民之化，少而習焉，長而安焉，不見異俗而歧焉。故能有道一風同之盛，今之所謂士者，何如乎，自物慾日滋，生計緊迫，人人志切謀食矣。古農工商與士別，今不常有此階級，而見爲等夷矣。於是而士之名義沒，於是而士之責任毀。古所謂，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之士，今之人皆自居於民衆，而未嘗有一焉，能認清其義務者。古以士爲仕。而亦以士爲事。故士仕事三字訓通，並非若今之人，妄以士爲貴族者也，今之人不認有士，而認有學或教。然則學界教育界，非古之所謂士耶。學農工商者亦仕。教工農商者亦事。古之人皆有之，豈卽謂等於悠悠力作之農工商耶，士之名消，而士之實，則不可消也。然而竟無有人焉，能舉士之實者。舉同於悠悠力作者，相與求生計，謀享樂，思兼併而已矣。古之士以思兼善。今之士以求自了，不但自了，而且害人。何古今民德高下若是之懸殊耶。無抑其平日，未堂致力於蔣先生所

謂禮義廉恥之生活也。彼所謂禮義廉恥之生活者，無他。在於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，有秩序，有條理等等。而此等等。擴而充之，不亦古之所謂誠正修齊哉。今家庭不講求，社會無指摘。僅學校略具其事，而又不實不盡。學校又小學可施。而中學大學。則漸加放任。以至于不可裁制，少加裁制，則風潮起矣。安有所謂規矩在眼中。安有所謂修齊治平之事在心中。吾嘗所謂今之教育，於古大學之八條目，祇有格物致知治國平天下之兩端，而於誠正修齊四者完全蔑棄。以是而欲挽正社會，其可得耶。吾爲此言，非以譏詈古人，呆效古人。果能踐蔣先生之所言，而以通其變，未必竟無一當也。吾又嘗以謂今之政治，不合于經濟學者實多。經濟學之定義。在少勞費而得最多之效果。而今之政治，則有勞費多而效果最少，或且等於零者。予樂新生活之不勞費而能舉大多之效果也，故不辭鄙拙而爲之說。



10
Euberg
(1)